

## 石痴的十万块徐公石

本报记者 高祥

因为机缘巧合，他看到被扔在牛栏里的徐公石与牛粪为伍，发誓要把这些石头拯救出来；之后倾尽所有，将仅剩的约10万块砚石几乎全部买了下来；近十年来，他与石相伴，摸石而眠，为砚石编书立传，寻找大师雕琢打扮；现在他还想建一座博物馆，让徐公砚永远留在家乡。

爱石能成痴，这就是朱茂强。

“满面尘霜，与牛粪为伍”

院子里堆着石头，屋里擦满石头，桌子上摆着石头，床下藏着石头，床上被子里也是石头，石痴朱茂强与石为伴已有近十年了。他的这些宝贝石头，有个共同的名字——徐公石。

徐公石的家乡在沂南。成书于清代的《临沂县志》记载：“临沂县城西北七十五里徐公店产石，其形方圆不等，边生细碎石乳，天然成砚。”徐公店即沂南县青驼镇徐公店村，而朱茂强就是与青驼镇毗邻的沂南县张庄镇人。

徐公店得名于徐海。《福建晋江徐仓地名渊源考》记载：唐德宗时，福建晋江举人徐海进京赶考时，偶见路边沟中有奇形片石，因爱其形色，试磨成砚，随身使用。开科之时，因天寒地冻，众举人砚中之墨皆结为冰，惟徐海砚墨如油，挥洒自如。徐海一科进士及第，官至礼部尚书。后来，徐海年高休官，因感砚台之恩，遂举家迁往得砚之地，后聚众成村，称为徐公店，所产石砚被称作“徐公砚”。

今年45岁的朱茂强从小就听着徐公砚的故事长大。但他之前与徐公石并没有太多接触，直到2006年夏天，朱茂强出差经过徐公店村西北3公里的石岗岭村，才与徐公石结缘。

朱茂强说，他当时看着徐公石被村民随意堆在牛栏里，“满面尘霜，与牛粪为伍”，差点哭了，心里说不出多难受，“第一次对徐公石有了怜悯心，即使借钱也要把它们拯救出来。”

开着广告公司的朱茂强回家筹钱，以每块比市价高出几十元的价格把这户村民家里的徐公石全部买下来。

在朱茂强之前，到村民家中选购砚石的主要是一些制砚师傅或专家，他们选购时非常挑剔，一次也买不了多少。

听说有人大批量收购徐公石，徐公店附近产砚石的村庄里，许多村民纷纷从床底下搬出砚石、从砚坑中挖出原石，打电话让朱茂强上门来选。而朱茂强则不分大小、不管好坏，对徐公石来者不拒，甚至登门求购。

卖了宝贝字画换石头

朱茂强之前曾在县城开过一家画廊，收藏有启功、沈鹏、许麟农的书画及清朝四位状元的书法作品等，因为当时字画市场不景气，这批字画就成了朱茂强压箱底的宝贝。

为了购买砚石，朱茂强搭上广告公司的资金和赢利后，还狠心将收藏多年的名家字画低价卖了出去。卖了宝贝字画，去换石头，这让朱茂强的父母和妻子想不通。“三天两头往外跑，天天用拖拉机或货车往家里拉石头，拉回来还放到堂屋里，堆得满满当当，人都没地方去，只能睡到偏房里。”

几年下来，他家的老宅子里，亲戚家里，满屋满院子都是一块块堆积起来的徐公石；在他承包的村东山上，半山腰的房子里，也都是买回来的徐公石。

“前前后后买了30多次，每次最少买一车。”朱茂强一边带着记者观看他收集的徐公石，一边给记者算账，近十年下来，他买徐公石差不多花了二百多万元，收购的徐公石大大小小加起来约10万块。

前几年人们还认识不到徐公砚的价值，有人甚至用卡车将徐公石运到上海、西安等地贱价处理。几十年下来，徐公石资源几近枯竭。

“除了我收集保护起来的石头，其他人手上也没多少了，能出产徐公石的砚石矿基本挖光了，可以说这10万块砚石就是徐公砚的家底。”朱茂强说。

为石头著书立传

“如同她的洁身自好，温润柔嫩的皮肤，如同她洋溢着的高贵气质，清莹如玉”，朱茂强在他编著的《徐公砚石》一书中如此描述：“一天不见我的那些徐公砚宝贝，心里就难受，心情不好时，走近她身边，抚摸着她，当即有了快乐、激情。”

为了保护徐公砚石，朱茂强决定为其编书立传。他一边购买砚石，一边收集资料。“由于徐公砚石散落全国各地，为了尽可能地搜集关于徐公砚的资料，相关编写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尽早让本书面世，编写人员连续几个月内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时任中共沂南县委宣传部长的张繁咏在《徐公砚石》序言中说。

2013年8月，以朱茂强为主编的《徐公砚石》一书出版，书籍几乎囊括了多年来有关徐公砚石开发研究的所有资料，成为上千年来研究徐公砚石的第一本专著。

为了让珍稀的徐公石真正成为宝贝，2009年，朱茂强牵头成立了沂南县徐公砚文化研究协会，组织制砚技师交流研讨。为了培养后备人才，朱茂强还推动沂南县职业教育学校开设徐公砚技艺传承班。之后，朱茂强又专门编著了《徐公砚技艺与传承》一书作为教材。

“徐公石已经挖得差不多了，这种珍稀的砚石不能再挥霍浪费了，我要想办法把它们留在沂南，我这一生，已经与她们相生相伴了。”朱茂强说。



齐西村被评为省级传统村落，曾经象征落后的老房蜕变成“古建筑”。

当贫穷蜕变成传统

# 齐西村：新与旧的撕裂

2014年秋天，山东省推出首批103个省级传统村落，旨在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历史文物、乡土建筑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传统村落来说，它们大多处在一种乏力的新旧交替中。老人们不断逝去，年轻人不断向外走，村子的生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着，这个时候的保护，更像是一种封存。

文/片 本报记者 魏新丽

## ● 落后成了新潮

齐西村位于山东省昌邑市龙池镇，是一个不到500人的小村落。跟村民们寒暄，聊这一年的新鲜事，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咱们村评上传统村落啦！”

谈起这个，村民们自然透出自豪愉悦，然后怂恿着来人，“去转转，去看看吧！”

春节前后，是村子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在外的游子、探亲访友的故人，在这一年，看到了不一样的村落。

村子确实变了，房屋的墙都被刷成了白色，红瓦被刷成了青色，有那么一种古味在酝酿。东边街上的老屋，原本是破破烂烂地堆在那里，鲜人问津，如今都被拾掇起来了。周边也绿化了，路上铺上了石头，村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村里的环境变好了，“看着是那个样了。”

这些都发生在去年秋天，这种变化带来的新鲜感还在村民心头荡漾。此时的新，恰是因为它的旧。那些老屋子曾经是破落贫穷的象征，以前其他村的人都说齐西村穷，因为隔壁的村落，早都盖起了一排排砖瓦房，敞亮。

而齐西村的这些老屋子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也恰恰因为穷。以前的政策，盖新房必须拆旧房，“里头拆一间，外头盖一间”，所以那些新房多的村子，老房子就这么多拆没了，齐西村的人因为没钱盖房，反倒保留了不少老屋。

现在，这种落后成了新潮。这些老屋子被定义为清末民初古民居群落，被一层层申报上去，给村子带来了“省级传统村落”的头衔。

## ● 已经没人住在祖屋里了

这些老房子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主要是齐氏工商业者的老宅。年逾花甲的村民齐金河，这么描述一百年前的村子，“村子由高达5米的围墙包围着。东门、西门都有厚木板制成的铁皮大门，各门有人把守，还安装了数门土炮。武进士齐恩铭家的场院门口竖立着大门楼，铁皮大门、偌大的铜环向人们炫耀着威风。庄里的东西大道宽6米，长一百多米。”

这里曾经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封建庄园，自成体系。直到建国后，土改分房分地，穷人和富人调了个个儿。地主们的旧宅被分给穷人，后来几经转手，它们原有的布局 and 摆设，也渐渐被破坏了。

现在剩下的老屋子一共52户，有一半左右已经没人住。剩下的住户们，也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而屋子也已被倒手过多次。几十年的倒腾之后，“现在没人住在自己祖上盖的屋子里。”齐金河肯定地说，很多老屋原主的子女都出去了，家里也没有留下后人。

上了年纪的村民，还能说出哪间屋子曾经是哪家，但是年轻人们都不知道。这次被评为省级传统村落，老人们很高兴，因为过去的东西有了传承，年轻人也高兴，但更多的是觉得自豪，场面。住惯了砖瓦房的他们，早就跟这些老宅子拉开了距离。

## ● 渴望支起小吃摊的“发展”

像中国的许许多多农村一样，齐西村显出一种颓势，年轻人都走了，老人们在留守。很多人考学、当兵，离开了村子，再也不回来。1955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齐西村有560多口人，现在只有483人。

留下来的年轻人们，对村里的老传统和老房子也不在乎。聊到这些陈年旧事，他们大多不闻不问。聚在一起，他们更喜欢谈论怎么挣钱。“听说旁村到乌干达办了个厂子，在那里请总统吃饭比咱们见个镇长还容易。”过年期间，这是乡亲们最爱谈论的话题之一。

十几年前，村里陆陆续续盖起了纺织机房，有十几家。机器声铿锵，昼夜不停。2013年，由于污染，这些机房集体迁移了。恢复宁静的一年后，村子被评为传统村落，好像一切皆有定数，或者也恰是到了这个时节。

老屋们给村子带来荣誉，也将带来新的变化，虽然它现在只是在维修和扩建中。村委会对未来的发展也不确定，但是毕竟之前有很多其他村子的发展模式：“名气大了之后，这个来看，那个来看，到时屋里摆上旧的东西，支起小吃摊。”村委书记这样谈未来的可能性。

那时，它将成为一个被展览的物品，就像被封存了，凝固了。它们保存着传统，保存着乡愁，可是这乡愁，又是谁人的乡愁？



朱茂强在静心欣赏他收藏的徐公砚。(受访者供图)